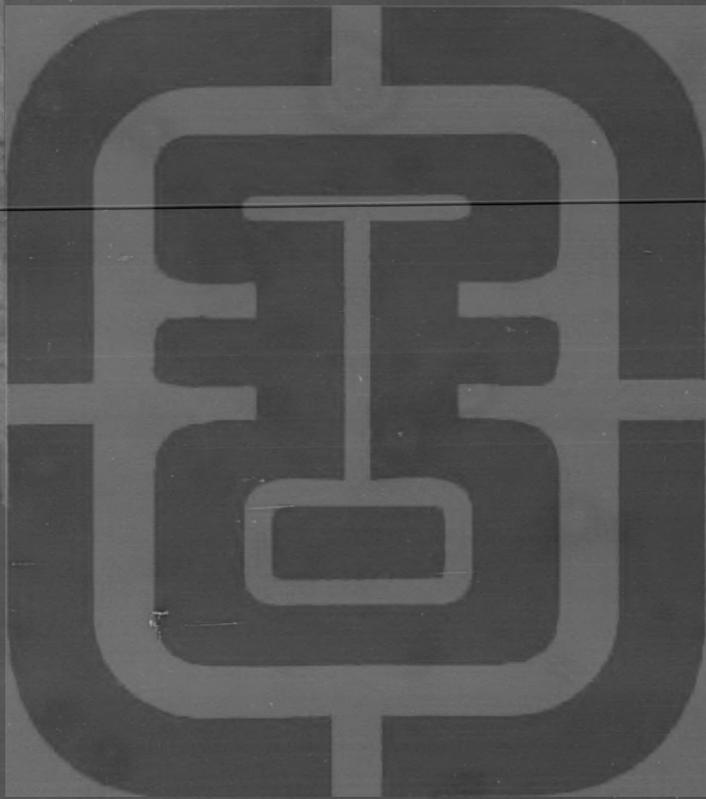


商史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一

李

延壽

撰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衡陽公諶

子穎胄
穎達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

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
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
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
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
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
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
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
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

幘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
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
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
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竒毀損卿可
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翦刻錦繡
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
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
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
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

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

詎得與山人交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嶼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
朝請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
爲明帝次紉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
正負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
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
西陵曰脩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
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
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蹙疾高帝謂不堪奉

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
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
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
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
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
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
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
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
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四
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
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
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
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
旨既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
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
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

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
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
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
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
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
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
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
怪其異莫知其旨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
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

倉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治出
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
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
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
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
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
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
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
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衆軍圍東
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
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
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
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戰爲曹武所禽謂武曰
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
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
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
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
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

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

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髫亂中便疑然明帝謂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采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綽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綽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

南史列傳卷三十一
七
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
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
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
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
輻奏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
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
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
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
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岨

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
彈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
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
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
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
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
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
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
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竒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

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安陸昭王紆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紆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

祭於峴山爲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
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
臨紆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
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
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款于
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
弟江陵公寶賢霄城公寶宏皆伏誅新吳侯景
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
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

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携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
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
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
相隨逐建元元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
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爲景先
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
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
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
帝踐祚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

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拆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

且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十一
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
防衛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
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
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
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
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
赤斧曰穎胄輕采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
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

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
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
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
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
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
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
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
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
以常所乘白榆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

南史列傳卷三十一
十一
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
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
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
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
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
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
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
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
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

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
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
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
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
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
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
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
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
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

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追
天武齋書與穎胄設竒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
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
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
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
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
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
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
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

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圍之罔不濟
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
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
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
旣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
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
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
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
月和帝爲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

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穎
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
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
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
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
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
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
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
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

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
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
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
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
於峽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
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
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
愧發疾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
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

亦秘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瑣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劔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

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駕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

史少時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敷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存銀鏤銅鏡方尺敷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貞武帝令諶啓乞景貞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十七
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膺
密事皆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
故武帝臥疾延昌殿湛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
湛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湛湛每請
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湛還乃安轉衛軍司馬
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湛
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
許諸王外接人物湛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
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湛其

見信如此湛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
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湛莫有動者海陵立
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
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
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
湛爲揚州及有此授湛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
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湛作甌筋者湛恃勲重
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
具知湛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湛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十七
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湛晚出至華
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湛曰
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
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
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湛謂智明曰天去
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
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
死見湛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湛好左
道吳興沈文猷相湛云相不減高帝湛喜曰感

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湛兄誕字彥
偉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
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
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
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
衛將軍上欲殺湛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
魏軍退六旬湛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
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湛死曰蕭氏皆盡
妾何用生慟哭而絕湛弟誅字彥文與湛同豫

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湛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湛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湛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蝘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湛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莠獐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

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
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
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謀欲共
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
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
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
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
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
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

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
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
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
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
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
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
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
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
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

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璫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自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

復及弟有百歲毋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毋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柘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跣墻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

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荅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荅端坐小街審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

北掖門告遙光及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癡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

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
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
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
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
非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
此終者也。穎胃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
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謹與坦之俱應顧託。旣
以傾國亦以覆身。固其宜矣。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齊高帝諸子

李

延壽

撰

豫章文

王疑

子子廉
子操

子恪
子範

子雲

子乾

子範
子顯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
 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
 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
 鄱陽王鏘晉熙王鉞表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

南史列傳卷三十一
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鐙區貴人生衡陽王
鈞張淑妃生江百公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
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
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
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
賜嶷爲晉壽縣侯後爲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賅
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怨

怒酉溪蠻王出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賅千萬
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
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
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
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
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驃騎從事中心郎詣司徒
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
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
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已有備

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疑諫曰王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一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

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亾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

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
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
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
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
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
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爲南蠻
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

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
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
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
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
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
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
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
禽未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
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

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修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丘佐解侍中增班劔

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益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五
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
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
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
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
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檀
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
臣頃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
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
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

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一許送東府齋理不上
荅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
煩長啓事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
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
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
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
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泝井有水牛突部伍直
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
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

起疑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比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猶不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

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荅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第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爲書荅之又爲之減遣丕字令哲後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二云西曹荀君不報

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
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
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
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
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
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
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
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
及南郡綱紀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

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丕
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
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位
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
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
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
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
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
慙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

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往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疑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人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

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羶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

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貞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

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綵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

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
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
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
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
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
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
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
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
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爲

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
上便歔歔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
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
至上崩乃省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
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
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
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
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

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
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
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
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
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
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
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
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
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
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荅曰郭有道
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
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
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
此約閤閤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
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
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
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
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

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
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
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妬忌疑倍加敬
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
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
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
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
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
宜祚并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
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
軍王儉見而竒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
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
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
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
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
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

上暫臥主書單景儁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
事須更審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
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
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
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爲
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
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
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
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

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
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
而致害者狂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
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
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
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
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
謝必相誅戮此是傷于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十四
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體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

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荅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

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見道我此
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
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
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
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
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謚曰
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
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
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

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
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
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
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
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
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
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
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
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

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
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
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
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
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
而諸弟竝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
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
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
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

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
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
已也後爲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
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
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
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籍三十卷子滂確並
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
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
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
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
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
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
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
若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

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
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
至示以逆順所在欵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
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
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
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
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
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

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錄事參
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
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
致蓋幽通之流也又采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
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
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
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
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
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過黜八

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
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
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
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
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
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
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頓
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
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

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日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

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

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尹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

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
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荅
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
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
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
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
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
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

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
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
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
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
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
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
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二十許
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

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
吝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吝太
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
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
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
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
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
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
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
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先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
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
奏之甚見貴卒於驃騎長史

外今日所求唯在名也子與乃為侍
 二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百餘兩後不
 令餉不書好巡好善者而小路時以足
 清元年復為侍中
 奏文甚良貴卒今觀其史
 某嘗於晉前重雲與魏輔嗣三慧強是為
 千雲與子卿字景夫少涉學亦有文才
 墓誌益帝為魏景
 傳三十一坐事與子南史四十三文未盡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李

延壽

撰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
 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
 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
 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
 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
 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

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

爲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蕭四繳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祚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

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誠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皐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皐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往每抑制之三昧皐小字也故皐

見愛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
紙筆畢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
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棊局指
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
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
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
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
往郡爲畢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

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
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
抄肉梓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
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
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
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
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
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
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

荅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荅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

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畢畢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它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

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

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

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官臺內皆屬意於鏘

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

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墻叫噪而人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

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爲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

乃以彖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異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

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
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憲反語爲始與碩言于此
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
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
出降長史虞悺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
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
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
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
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

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督往觀形勢俄而顯達
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
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督還若有同
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督還說顯達遣家
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
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
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
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
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悺

南史列傳卷三十三
十
棕荅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
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
即令開之戎狄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
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
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
斗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
曰皇太子昔在維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
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
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

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
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
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
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
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
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
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
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

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
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楊巷第新成車
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
相繼爲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
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
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
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
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

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
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
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
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
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朞月之間殆將
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
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閭黎
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旣事事有意吾欲試以
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

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荅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

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

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
鋒荅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
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
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
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敷聞
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
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

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 明七年出爲南中郎
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
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閭周伯玉大言於
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
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
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
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
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

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歛清悟有
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
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
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
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
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
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
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
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榴屏風倒壓其背顏

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
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
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
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
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
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
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
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
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座謂

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鈇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鈇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鈇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鈇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鈇年三四歲高帝嘗晝卧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鈇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

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毀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

愛無虧永明故知爲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爲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旣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

託。遂韜永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裡相維。存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眾。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自宋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高帝

齊武帝諸子

李延壽 齊武帝 撰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 穆皇后生文惠太子 竟陵文宣

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 卿魚復侯子響 周

淑儀生安陸王子 敬建安王子 真阮淑媛生晉

安王子 懋 衡陽王子 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 隆

萬曆十八年

南史列傳卷三十三

一

託。遂韜永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裡相維。游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眾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李延壽定帝撰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

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
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
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
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
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
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
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

所愛宋永徽末除秘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
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
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
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
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
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
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
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
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

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之許啓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

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

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竝從之武帝即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

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爲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荅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爲德故言帝

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諮孝爲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竒極麗費以千萬多

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墜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

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

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歛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

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
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
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
帝立東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
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
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
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
即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

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
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
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
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
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
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
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
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箆而已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
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
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
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
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
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
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
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近之子自應
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一家之人再基

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儲妃正體王室
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
謂應不相待中軍縑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
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
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
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
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
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
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

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
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
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
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
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
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
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
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
侍中如故移居鷄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
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
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
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
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
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
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
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
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
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

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鑿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

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

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

南史列傳卷三十四 十一
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
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
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
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
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
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
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
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
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
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
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
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
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
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
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
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
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

南史及傳卷三十三
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
尅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
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
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
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
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
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
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
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

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
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
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膝中
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
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
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
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
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
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

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
穹廬氊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
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
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誦之極言詆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
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
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
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
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璫瑁乘具詔責

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鎧金薄裊箭脚亦便速壞
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
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旣勿得敕如風
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
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
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
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
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
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即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

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籍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念殷曇榮中兵叅軍周彥典籤

南史及傳卷三十四
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于琴臺下併斬
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
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
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
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
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踈今便單舸還
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
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
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

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
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
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舩中流下
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
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
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蛸
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褰帟中具自申
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
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

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
香對諸朝士嘖感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
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獫狁擲悲鳴問後
堂丞此獫何意荅曰獫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
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歔良久不自勝
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
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
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
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
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
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
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
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
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朞年
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
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
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

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

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秘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

南史及傳卷三十四
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得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

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人匡社稷毋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十瑤之爲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王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

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
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
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
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
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
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
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
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

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
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
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
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
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
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
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
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
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

南史列傳卷三十四
三
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
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
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
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
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
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
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
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

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
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
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
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
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
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
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
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

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
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
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
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
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
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
嗟嘆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
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

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
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
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
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駿及
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
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
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郎

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蔡
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
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
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
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
一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
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
埋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

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
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
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
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
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
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
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
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
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

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織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荅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荅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

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

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高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

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
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荅亦如此及應
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
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爲巴東公
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
無寵武帝度爲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
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

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
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
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
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
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
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延興
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

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
王延興元年出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
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
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
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
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
妃生邵陵王寶脩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

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
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
人間止加除授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
遙光代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
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爲都督揚州刺
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
梁武平建業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

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

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摑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

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

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

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

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

和帝以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爲觀文惠之在東儲固

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于禍敗况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玉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息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揔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蹙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髮鬢也

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
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
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
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
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
爲僂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
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爲直閣將軍封重安縣
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
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

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
補既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
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
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
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
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吏入縣收此
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人
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擔必不相

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
吾啓神若負擔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
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齊高
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
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
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
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
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
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

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
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
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
竇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
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
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
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
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閭將軍卜伯興等
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

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爲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

市過見屠肉斫歎曰吳興昔無此斫是我少時
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
護軍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
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
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
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
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
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
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騰翼之子
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
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
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
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
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
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
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
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僥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嚼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

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

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
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
夫易爲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
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爲府司
馬頻銜使上僞傾意待之以爲游擊將軍遣敬
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
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
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
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

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
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
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
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鴆酒也諸子
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
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
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
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
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畢

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
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衆曰卿諸
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閣丁興懷曰官
祇應作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
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
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垂旨敬則
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
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
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

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
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
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
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
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閣將軍馬
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
僕射沈文秀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
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
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

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
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
則大叫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
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
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
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
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
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
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

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
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
位羽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
亭壘劉劬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
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
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杜姬
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
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

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

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玉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

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
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
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爲公明帝
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
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
率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
言問顯達荅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
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
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

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
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
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
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
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
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
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
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

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
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
爲江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
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
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
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
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
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
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主朝

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
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
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官掖大駭閉門
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
軍戰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
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
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湧湍籬似淳于伯之
被刑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
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

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
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
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
力稍官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
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
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
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
事人遂見寵爲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

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
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
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暇傭賃自給
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
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
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覬爲弩弦黨
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
吳氏唯家人裸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
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爲妻後爲越騎校尉

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
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田白高帝求詐
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
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
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日敬兒敬
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
兒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
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
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

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
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
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
口敬兒乘舫艫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
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史沒船下求
敬兒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
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
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
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

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銜一隻
敬兒乃爲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下乃遣使報敬
兒勞接周至爲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
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
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
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
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
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
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没入其財物數千

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
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擊之蓋
以青繳狗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爲公敬兒在
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
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
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
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
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
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

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爲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

夢居村中社樹欬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斑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

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
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
體熱矣闍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
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
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
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
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
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
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舩艫船流至御坐前覆

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
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
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妾侍竊
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
閣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
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
此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
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
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

猪兒亦改爲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
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
薦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
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爲長水校
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
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爲都督梁南秦二州
刺史永明四年爲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
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

嘉之十年爲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
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
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
四年爲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即位爲護
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
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
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
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
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

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
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
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
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
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
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
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
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
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

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
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
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爲閉
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
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
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
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
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
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

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
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
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
精嚴柳燈沈佺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
乃誠可見既已脣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
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
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
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
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爲前鋒恭

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衆軍節度東府石頭
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
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
帝爲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爲寶玄羽翼
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
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
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
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
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

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呼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太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

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旣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鮑籃中檐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表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

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
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
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
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
爲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
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
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
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
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

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
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嫗豈不惜
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
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案有傳事終于
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
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
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
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

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于戈既
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踈于此
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內惑邪夢跡
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
無及乎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